

编辑 李昊 校对 孙明梅 电话 67655592 Email:zzrbzfb@163.com

郑州地理 商都钟鼓

带“垌”字的 郑州村名 (3)

王瑞明 郭增磊

刘胡垌村,位于二七区马寨镇东南角与郑少高速公路交会处。原来属郑州郊区,1987年划归二七区,为刘胡垌乡人民政府所在地。1998年12月26日,刘胡垌撤乡建镇,更名为马寨镇,原乡政府更名镇政府迁往马寨村。传说明末刘姓移民迁此定居,后形成村庄。村旁有一狭长的大沟形状似胡同,故村名成为“刘胡垌村”。因村民多在沟内挖洞居住,后来根据谐音,改“刘胡同”为“刘胡垌”。1984年刘胡垌村一窑厂在用工的时候发现一批北魏时期的窑藏铜铁器,受到考古界的关注。此外村北还发现一处东周时期的古遗址。

周垌村,位于中原区贾鲁河与南水北调郑州段交汇处附近,属于郑州望族水磨周后裔居住的村庄之一。据东周村《周氏创建祠堂碑》记载:明永乐四年,周龙、周虎两兄弟由山西洪洞县移民迁此,因在郑州之东,故名东周,也称水磨周或水磨东周。大约在清乾隆年间,东周村有周氏两兄弟,在农闲时经常到郑州西南贾鲁河钓鱼。见这里地广人稀,土地肥沃,水利条件好,是安家落户、垦荒种地的好地方。并听说这里古时有一古城堡,相传贾鲁河畔还有龙王宝座,可谓风水宝地。两家经商议决定迁此定居,便在贾鲁河转弯朝阳背风处挖洞安家。后来这里发展成村庄,村名便称“周垌”至今。新中国成立后,周垌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村民逐渐从窑洞搬出,住进瓦房。现在,村民生活更加富裕,基本都住上了楼房。

闻汉堂记

甬的猜测

张健莹

看看这绝然不同的甬,会有很多疑问很多猜想。

猜想一:这百姿百态的甬的制作者,绝不可能出于同一个人之手,他们可能地域相差百里之外,时间相差几百年以上,他们肯定处境不同性格各异。

制作大个甬的可能是一个粗壮汉子,他力大无比,活泥搓泥条都是家常事,就是搬运入窑也毫不费力。

霸气的甬,可能出自霸气的人。他或者年轻时曾出生入死沙场征战,动辄眼前就是万里江山;或者一生崇尚英雄,总想壮志凌云气吞万里如虎。

秀气的甬的主人可能是个十分内敛的人,平时不多言语,心中却有追求,作甬的时候他会想起他心仪已久的邻村姑娘,他做进去了他的梦寐以求的心情。

或许都不是,做甬的人是个技高一筹的能人,他能做出甬的千姿百态呢。

谁说得清,都有可能。猜想二:这各式各样的甬,历经千年沧桑,阅尽人间无数,堪称历史见证陶器祖宗了。他们可曾问过,自己从哪里来?怎么就偶然由土变成泥?又怎么由泥变成甬了?

可能是在一天获取猎物之后,祖先甲用三个土堆支起了柴堆,引来火种烧烤进餐,肉烤熟了,吃饱了,祖先甲拨弄余烬,把火彻底熄灭,此时,发现烧火的坑变得很硬很结实了,土的颜色也变红了,浇上水红色又变成了灰色。怎么回事呢?祖先甲百思不得其解。

祖先乙有一次烧烤食物,为避风就土坡挖了个坑,后来也发现了同样的奇迹,坑的四壁都变得坚硬了。祖先乙想了想又想了想,试了又试了又试了,历经千次万次祖先丙就制成了陶器。以后祖先们就制成了千奇百怪的陶器。

可是为什么万年之前几乎世界上同时都有陶的出现呢?又为什么陶器的形制大致相似呢?



开封铁塔 苏尚兵 摄影

据英国《太阳报》近日披露,足球明星贝克汉姆15岁的儿子布鲁克林,在伦敦一家咖啡店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,成为店内的侍者,干端咖啡端盘子各种杂活,只在周末上班,大约是每小时20元人民币。这点钱对拥有几十亿家产的贝克汉姆一家来说,显然不值一提。不过,小贝和妹妹都鼓励“小小贝”去坚持打这份工,他们希望教给儿子懂得“钱的价值”,并让儿子体验什么叫“辛勤工作”。

虽然,“小小贝”是典型的“富二代”,家里的钱财几辈子也花不完,他生下来就已经拥有用不尽的财富,但也得出去打零工,这是他自己也是父母的共同意愿。其实,在这之前,“小小贝”在另一领域早已开始努力,那就是当模特,也挣了不少零花钱。

这种事在欧美国家似乎很平常,但凡有些脑子的富翁都不会娇惯子女,更不会任其挥霍家产,在孩子稍大一点,都会鼓励其出去打零工,给自己挣零花钱。在他们过18岁后,会让其自食其力,挣钱养活自己。这样做,父母和子女都觉得很正常。

富可敌国的洛克菲勒,对儿女的日常零用钱十分“吝啬”,不仅少得可怜,而且还要记账审查,钱账

清楚,用途正当的,下周可递增5分,反之则递减。他鼓励孩子们通过做家务来获取报酬,例如,捉到100只苍蝇能得1角,逮住一只耗子得5分,擦皮鞋每双5分,擦亮筒靴1角,背柴、垛柴、拔草又能得到若干奖励。他给孩子们从小就灌输这样的思想,谁也不能不劳而获,只有劳动才是幸福的源泉。

世界首富比尔盖茨,尽管生活非常富裕,却对孩子要求很严。盖茨夫妇希望他们的三个子女能像普通孩子那样成长,规定他们不能穿名牌衣服,13岁以前不能使用手机,孩子在家中要做家务,零花钱也很有限。他们还鼓励孩子们出去打零工,既锻炼自己吃苦精神,也懂得金钱来之不易。他们已商定,把全部资产捐给慈善机构,盖茨说,留遗产“既不利于孩子,也不利于社会”。

而在我们这里,似乎是另一番景象。一些富人对孩子娇生惯养,小小年纪,就让其开豪车,穿名牌,挥金如土,骄奢淫逸,结果养出不少“坑爹一族”,既害了孩子,也坑了老子,令人扼腕叹息。从河北“我爸是李刚”的小衙内的害人害己,到陕西持刀杀人的大学生药某某的处以极刑,再到从北京某

歌唱家的花花公子的“二进宫”,无不如此,教训十分深刻。一味娇宠害人子女,严格要求子孙受益,这种例子的不胜枚举,就应了那个老理“自古雄才多磨难,从来纨绔少伟男”。

古人有训:“道德传家,十代以上,耕读传家次之,诗书传家又次之,富贵传家,不过三代”,这一高论,从大量的统计数据上也得到印证。2013中国富豪榜上有四分之一的富豪财富来源为继承,但财富普遍继承到第二代为止,超过三代的仅有22位。道理很简单,爷爷辈儿敢打敢拼创下家业,第二代尚能继承财富守持家业,到了第三代就吃喝嫖赌穷奢极欲,很快败家了。现在的问题是,有些“富二代”就开始不务正业,花天酒地,早早就把家业败光了,成了“二世祖”,连第三代都没有等到,确实有些遗憾啊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“小贝”让“小小贝”去端盘子,实在是大有深意——即便是将来不能走出“富不过三代”的怪圈,也使孩子从小养成自食其力的习惯,万一家业败落了,也不会饿肚子。就冲小贝这一睿智高明之举,谁再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,我头一个跟他急。

新书架

《赢在制空权》

刘英雷

刘亚洲将军在《赢在制空权》中以宏观视野梳理了飞机自诞生到成为战争利器的发展脉络,对世界空军及大小空战进行了点评,概述了飞机在百年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。

在解读世界空战百年史的过程中,刘亚洲在书中对未来战争做出了暗示,对各国特别是中国在发展国防力量、武器研制上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,对军事官员在未来战争部署上也有着相当的指导意义。

20年前,刘亚洲以其独树一帜的战争报告文学,闻名当世。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,也是历代文人落魄时用以糊口的薄计之一,而父亲为人代书,却纯属帮忙。因为镇上的老人多不识字,碰到家有儿女在外地工作,“家书抵万金”的意义就出来了。来信时,可以随便找个识字人,念念,听听。可回信时找念信人代书,常常词不达意,儿女们收到信,看半天不知所云,免不了一阵抱怨。再后来,那些老人们便开始找我父亲代书。他们将大意一说,剩下的便由我父亲自由发挥了。再收到信,儿女边读边连连感叹说:信写得真好!便问父母谁写的信?接着禁不住又是一阵连连感叹:“怪不得,怪不得!”

由此可见,书信不只是传递信息,也是一门说事传情的艺术,否则它也不会进入《文心雕龙》,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。只是眼下,随着手机信普及,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,情人、父母翘首盼书信的场景一去不返,读信如见人的惊喜也一去不返。

你是泰山山顶上看到的日出 总是给我温暖和阳光 你是通往华山山顶上的那条路 总是给我追梦的坚毅和胆量 你是衡山上的千年银杏 总是给我挡风又遮雨

父爱如山

魏治功

你是恒山腰上的那口甜井 总是给我取之不尽的甜美和清凉 你是嵩山峻极峰的山崖 总是给我安全可靠可倚的肩膀 带给我的是顶天立地般 万年不移的信任 亿年不变的担当

文史杂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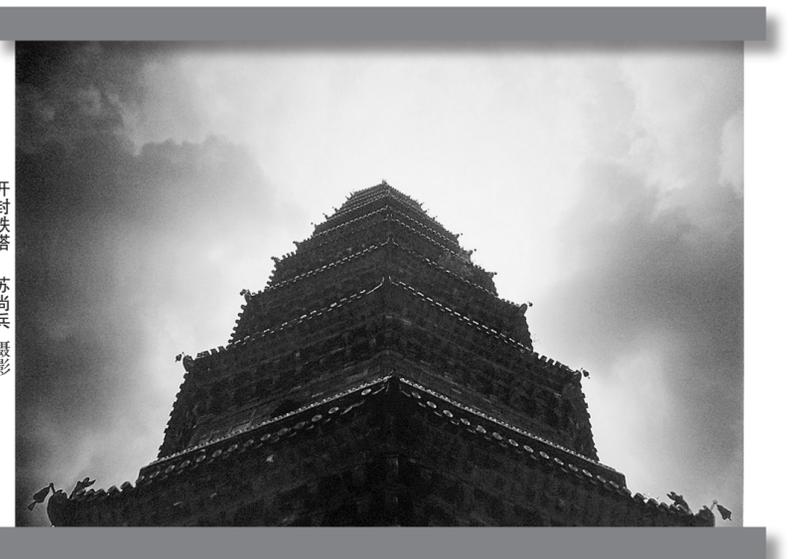
守孝三年的来历

侯发山

在古时,父母亡故了,子女要守孝,当官的儿子离任守孝三年,谓之“丁忧”。如果国家有急事,急需返职,还得皇帝亲自下旨,做臣子还可讨价还价。明代宰相张居正因父母去世没有守孝三年,因而身败名裂。《孟子》记载“三年之丧,齐疏之服”,意思是说守孝要守三年,期间要穿素服。为什么要守孝三年?有两种说法。

一种说法是:父母亲去世要在灵堂停放少则七天,多则过“五七”(三十五天)后下葬,下葬后其儿子要住在墓旁守孝三天。贫穷之家无能力守孝,三天就入土而安,下葬后连续三天还要到坟墓上去给亲人“送饭”(有的地方晚上也要守在墓地),每逢七天为一七都要到坟墓前焚烧纸钱,共五次三十五天,防止墓中亲人复活,以便及时解救。“杜康做酒柳林醉,醉死三年又还生”,说的就是人死了三年还可以复活。

另一种说法是:“十月胎恩重,三生报答轻”。人生下来一般要由父母怀抱两年才能生活自理。加上在娘胎中的一年,共三年。就是说人从母亲怀孕坐胎到生下,前后三年时间都是在父母的怀抱中成长的。父母亡故后,儿女报答这三年的怀抱之恩。在守孝的三年期间,就在坟旁搭房子,在坟边的土地上自种自食。规定坟地面积一亩三分以内不需纳粮缴税。在那时,一亩三分地可以供养起一个简单的生活。守孝结束后这块坟地是个人的“自留地”,仍不用纳粮缴税。但如果要卖了,买者就需纳粮缴税了。这也是“一亩三分地”说法的原始由来。



开封铁塔 苏尚兵 摄影

随笔

林则徐 巧治吃喝官

冯忠方

清代名臣、民族英雄林则徐任职湖北时,最忌恨的就是官场腐败行为。一年当地大旱,粮价上涨,民不聊生,林则徐建议属官平价售粮,可一些官员不仅顶覆不办,而且整日花天酒地,挥霍无度。

这天,林则徐以祈雨为名,亲自带领众官列坐于轿下,“不张盖,不设茶,众皆苦之。”这时,林则徐说:“我辈平日养尊处优,不识民间之苦,今日愿与诸君共尝之。”约坐了三炷香的时间,林则徐命人送来茶水,大家一饮而尽。不久,众官皆作呕大吐,林则徐命人检查呕吐物,发现“众吐皆腥荤厚味,独公(林则徐)所吐藜藿赤饭”。众官顿感事情不妙,请求饶恕,表示不再贪图享乐,多为百姓办事。

林则徐虽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,但他惩治官场腐败,狠刹吃喝风的妙法令人赞赏,其做法对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不无借鉴意义。

闲话书信

孙青瑜

书信,也叫书札、手札、尺牍、筒牍、手筒等,是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、交流思想的感情应用文,多以一对一的形式出现,私密性较强,如情书、家书、道歉信、绝交信、朋友之间进行交流思想、说事、传达信息的书信。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中说:“详总书体,本在尽言,言以散郁陶,托风采,故宜条畅以任气,优柔以释怀,文明从容,亦心声之献酬也。”正是因为以一对一的形式传递感情,书信这种文体的贵在敞开心扉,尽所欲言。

书信的历史相当悠久,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一座战国晚期的秦墓中发现了两封书信,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书信实物,两封书信分别用毛笔书写在两块木牍上,据说写信人还是我的老乡——两位名唤黑夫和惊的陈州人,时值223年,至今已约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。

书与信在古代并非联词,也就是说,书是书,信是信,各有所指,虽然信在古文有音讯、消息之义,却没有书信之义,而古人所说

的信,一般是指信使。如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有一段称颂谢安气度的故事:“谢公与人围棋,俄而谢安淮上信至,看书竟,默然无言,徐向局。客问淮上利害,答曰:‘小儿非大破贼’。意色举止,不异于常。”当然《世说新语》中“信”作“信使”来讲的不止这一例,再如“谢万寿春败后,还书与王右军国:‘渐负宿顾’。”“还书”之意,绝对不是今天所指,而是回信的意思。如果不知道古时“信”与“书”所指之别,译时就会闹出笑话。也就是说,古今的书音、字形、字义变化很大,若用今字之形音义译古文,闹笑话事小,酿成错误事大。而书与信联合使用,大概始于唐朝,房玄龄等人合著的《晋书·陆机传》中就有了“书信”一说。当然,唐诗中也能经常见到“书信”联用的诗句,并且有了单单以“信”指函札信件用法。如王昌龄的“莫道门前书信少,雁飞犹带过衡阳”。贾岛的“隔岭篇章来华岳,出关书信过泷流”;元稹的“老去心情随日减,远来书信隔年闻”。

我对书信的认识缘于小时候父亲常为乡亲们代书。文人代笔书信的历史也很久了,代书,算是历代文人落魄时用以糊口的薄计之一,而父亲为人代书,却纯属帮忙。因为镇上的老人多不识字,碰到家有儿女在外地工作,“家书抵万金”的意义就出来了。来信时,可以随便找个识字人,念念,听听。可回信时找念信人代书,常常词不达意,儿女们收到信,看半天不知所云,免不了一阵抱怨。再后来,那些老人们便开始找我父亲代书。他们将大意一说,剩下的便由我父亲自由发挥了。再收到信,儿女边读边连连感叹说:信写得真好!便问父母谁写的信?接着禁不住又是一阵连连感叹:“怪不得,怪不得!”

由此可见,书信不只是传递信息,也是一门说事传情的艺术,否则它也不会进入《文心雕龙》,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。只是眼下,随着手机信普及,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,情人、父母翘首盼书信的场景一去不返,读信如见人的惊喜也一去不返。每个字每句话,都深深地扎在了她妹妹的心里。顾晓璐委屈地说:“姐,我又不是故意的,你干吗说话那么难听啊!咱俩是一家人,我还能害你吗?”“你拿我当一家人吗?你拿爸妈当一家人吗?你眼里除了欧阳剑还有什么人?你是不是觉得只要自己幸福,就算把这个家折腾散了都无所谓?”顾晓璐,自私得有个限度,别以为家里你最小,就得所有人围着你转!”顾晓璐的小火苗腾腾往上蹿,字字有力,比老爷子胡搅蛮缠式的斗嘴杀伤力大了许多。顾晓璐头一次见姐姐发这么大的脾气,整个人都蒙了。

姐妹俩在房间里吵得不可开交时,外头客厅里,老两口也交上了火。一套房子两间屋子里,战火正在肆虐,肇事人任大伟这会儿也来了,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,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响了门铃。顾妈妈开门一看不由一愣,还没等说话,任大伟先开口了:“妈,我爸回来没?”没等说完,老爷子已经

走到了门口,一见任大伟眼珠子就瞪了起来:“你来干什么?滚蛋!”老爷子要撵门,任大伟赶紧伸脚塞在门缝里卡住,说:“爸您听我说,那事儿是我做得不对,我已经改了,也向晓璐承认过错误了,您老消消气,听我把话说完。”“有话说法院去说吧!这婚是离定了!”老爷子声如洪钟。“别啊爸,我是做了对不起晓璐的事,可我真的是一时糊涂!我已经知道错了,爸您要是还不解气就再打我一顿,打多狠也行!”任大伟哭着求饶。“挨打上瘾啊你,行,给我站那儿别动,今儿不打死你不姓顾!”老爷子说着转身回屋里找家伙,顾妈妈赶紧把女婿往外推,让他赶紧走,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。任大伟这会儿还挺有骨气,说:“妈您别拦着,只要我爸能消气,打死我都认了。”正说着,老爷子拎着条小板凳就冲任大伟的脑袋砸去,就在这个时候,顾晓璐也一个箭步冲上来,挡在任大伟前面。

连载



“我就是自己撒气怎么了?都这时候你还替那王八蛋说话,你也太不知好歹了,还当我是你亲爹妈吗?”眼看着局面即将失控,顾晓璐赶紧上来,连拉带拽地把她姐姐扯进自己屋里,关上了门。

那边顾晓岩拎着菜刚开门进屋,就听见电话响了,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去接电话,还没张嘴说话,话筒里就传来任大伟一阵气急败坏的咆哮:“顾晓岩!这下你满意了吧?你能消气了吧?杀人不过头点地,你把我生意折腾黄了对你有什么好处?你知不知道一大早,你爸搅黄了我多大一单生意?五百多万!我没白没黑地忙活了什么啊?不就是想让你和孩子下半辈子吃喝不愁嘛。你明知道我今天要跟人谈判,还让你爸跑到公司给我搅和!现在好了,煮熟的鸭子飞了!你和乐乐等着喝西北风吧!”电话“砰”的一声挂上了,顾晓岩听傻了,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,扔下电话匆匆忙忙地出了门。

“这该怎么办?我怕给你惹麻烦,一直不敢打电话。”顾晓璐揉着眼睛说:“别提了,审犯人似的折腾我一宿,我——”话说到一半,她突然想起什么,“哎呀,坏了!”就扔掉了手机赶紧下床。顾晓璐穿着睡衣跑出卧室,满屋子找老爷子。顾妈妈正在择菜,说:“遛弯儿去了。正好你起来了,妈有话问你。”“他出去多久了?您怎么不叫我呀!”顾晓璐焦急地说。“你爸心里烦,让他出去散散心好。”“完了完了,他肯定是找任大伟去了,不行我得赶紧给我姐打个电话!”说着提起电话准备拨号,家里门开了,是顾晓岩。顾妈妈一见大女儿,就想掉眼泪,赶紧忍住,走过去招呼:“晓岩——”顾晓岩一脸平静地问:“我爸呢?”没等话说完,顾爸爸耷拉着脑袋出现在她身后,一见大闺女,就赶紧冲过来,拉着她的手说:“闺女,你受委屈了,那事儿我跟你妈已

经知道了,你什么都别管,爸爸替你做主!”顾晓岩依然满脸的平静,说:“你不是去任大伟公司了?”“去了!”老爷子咬牙切齿地说,“我把那王八蛋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!”一直表情平静得异常的顾晓岩一下子绽开了,说:“谁让你去公司闹的?谁让你去打人的?你知不知道你捅了多大的篓子?任大伟今天跟人谈合作,五百多万的生意全让你搅黄了您知不知道?”一向文静、内敛的大女儿,这是三十多年头一遭见着这样。老爷子张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,愣在那里。见这状况,顾晓璐赶紧上来劝,让她先别激动,老爷子也是为了她着想,替她打抱不平。“他要真为我着想就不可能做出这种事!他是替我打抱不平,还是为给自己撒气啊?简直幼稚!”顾晓岩这十年不发火,一发烧泰山的架势,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两边都受气的顾老爷子委屈得不行,彻底不干了,“霍”地站起来说: